

怀故人

## 远逝的南坝头河

赖玉华 李树林

都沟村的南面有一条无名小河，村里人习惯叫它南坝头河。河水贴着村庄南边，由西向东流过，到了村东，拐了个近九十度的大弯向北流去。从记事起，走亲戚，我就爱去都沟村的二姑家。

在我的眼里，二姑父有一肚子墨水，博学多才。八岁那年，我和表哥表姐结伴去二姑家，因为错过每天早晨去桃村唯一的一班客车，只好步行十五里到楚塘站坐火车。路上走得很累，但好奇心驱使我看着风景，生怕赶不上火车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蓝烟铁路横亘都沟村北，二姑家的小屋，夜晚总是充满欢声笑语，空气中时而夹杂着轰隆的火车声和哗哗的流水声。

热情好客的二姑父一家人，拿出家里最好的农家饭给我们享用。晚上坐在炕头上，一边吃着地瓜、芋头，一边缠着二姑父讲战斗英雄的故事。二姑父每一次都会绘声绘色地讲述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，总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。二姑父讲到动情处，眼眸里含着热泪，说那些牺牲的弟兄们啊，没有看到全国解放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停止在十几岁、二十几岁。他能活着，就很知足了。

二姑父是许世友将军麾下第9纵队的兵，参军之初，机灵的二姑父被团长选为警卫员，两年后任侦察排长。二姑父作战勇敢，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。他说，当年孟良崮战役是以“猛虎掏心”的战术，在敌重兵密集靠拢的态势下，第9纵队和其他纵队担任主攻，正面出击，击退敌人一次次围攻。孟良崮战役是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，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，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。

二姑父津津乐道的济南战役8天就打下来了。二姑父说，济南城绝对称得上是一座堡垒，济南城的内城，城墙高12米，厚度也在10到12米之间。内城墙上除了布置有大量明碉暗堡之外，还和外城一样设置了三层火力网。内城外还有一道护城河，最宽的地方达二三十米，水深5米左右。空中，还有国民党的飞机频繁轰炸。就是在这样极度凶险的情况下，解放军排除万难，1948年9月24日凌晨，二姑父所在的第9纵队经过多次攻击，终于攻占济南城东南角。第13纵队第109团与已入城的两个连里应外合，于拂晓攻上城头，后续部队跟随突破口入城，投入纵深战斗。经过8昼夜的激战，华东野战军在9月24日17时全歼内城守军，济南城回到人民手中。

就在这次济南战役中，二姑父受伤了，一块炮弹皮嵌进了他的左腿。由于当时野战医院条件所限，炮弹片一直留在了二姑父的左腿上，每到阴雨天就钻心地疼。

济南战役后，二姑父受到口头嘉奖，并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姑父辗转多地工作，后来扎根农村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再没离开过故土。二姑父生前，从来不主动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谈论他当年的战斗事迹。

二表哥说，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炕上扒花生。花生是生产队的，分到各家各户，扒出的花生仁要交还生产队，个人家只剩下花生皮。每当吃过晚饭，他们兄弟几个都急急忙忙地爬到炕上，等着姑妈把装满花生皮的大筐放到炕上——嘴馋的会偷偷塞进嘴里一颗花生豆。二表哥渴望的是，一边扒花生一边听二姑夫讲武侠故事。

二表哥十二岁时，二姑父去桃村赶集，回

家时生活用品一律没买，只买了两本书——《激战无名川》和《海岛女民兵》。当时生活拮据，一分钱要掰八瓣花，姑妈很是不满。二表哥趁着姑父不看的时候，就偷过来阅读。二表哥的文科成绩在班里一直遥遥领先，我想与二姑父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。

用现在的话说，二姑父还是个“高级财务人员”，他可以双手打算盘，但性格却“桀骜不驯”，小队大队让他当会计，他都不干。每年年底大队小队搞决算，却是离不开他的，总有十天半个月，他要帮生产队忙活财务。

在村里，姑父干过林业队的技术员，当时的林业队就是果树园。姑父头脑机灵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果树修剪技术，水平远远超过三里五村的“老果树人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村村社社兴办农业科技队，姑父被村里从林业队抽出来，任农技队长兼技术员，他带领队员们出色完成了公社交办的培育小麦良种的任务。这期间，他一身扑在培育良种的工作上，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，由于成绩突出，他这个43岁的农民被公社抽调到公社农技站任技术员。在此期间，他主管桃村公社在海南的良种培育基地，多次搬家舍业到海南去。

二姑父的父亲去世时，当时刚倡导火化，但还没有落地，老人家是老革命，留下遗嘱说遗体要火化，于是在殡葬问题上，二姑父与公社领导发生口角，丧事处理后他就被公社除名了。1980年，公社重新启用二姑父，让他与另一位老干部筹建“桃村贸易货栈”，他后来任货栈副经理和主管会计。

都沟村当时到公社没有公交车，姑父每天得骑自行车上班，几年后因腿疾的原因辞职。回村后休息调养了一段时间，腿疾好了点儿，二姑夫看着村里没有面粉厂，又撸起袖子开办面粉加工厂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二姑父对我家的恩情从来不敢忘却，早年家里只有我父亲这么个半大小子去生产队挣工分，日子非常拮据，家里时常缺粮。二姑父一家尽可能省下地瓜、芋头等口粮送过来，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三年困难时期。

父亲晚年常念叨，没有你二姑夫出手相助，你奶奶早就没命了，你们要经常去看看两个老人，多带点他们喜欢吃的海鲜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身体虚弱的奶奶得了一场大病，肚子肿得很高，痛苦不已。父亲当时才15岁，央求奶奶去医院看看，奶奶总说坚持坚持就好了。有时奶奶会疼得直冒汗，父亲六神无主。二姑父二姑妈来看望奶奶，见状赶紧送奶奶去医院检查，才得知她胃里长了个瘤子，有六七斤，若不抓紧手术，人就没了。

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。二姑父立马回家，将家中所有值钱的家当——唯一的一辆自行车、一块手表，还有半导体，甚至连家里的粮种都拿出来变卖，才凑齐了手术费。

每当与我们说起这件事，父亲总是忍不住落泪。听说二姑父生病住院了，尽管他的心脏受不了刺激，还是坚持吃着保心丸等药物到医院看望。四目相对，两位老人眼里分明都有一束光。

三年前，二姑父走完了他平凡又传奇的一生，走时眼角挂着两滴泪，神情却是安然的。都沟村的山上添了一个新坟头。坟头的青草枯了又青，青了又枯，把二姑夫埋得更深了，他渐渐与土地融为了一体。村庄的一切都在变化着，只有村头的那条南坝头河，依旧年年岁岁潺潺地流淌着。

方言撷趣

## 大壑与小壑儿

王东超

壑(jī)，指土坯或类似土坯的块状物，未经窑烧。《说文·土部》：“壑，未烧也。《埤苍》‘形土为方曰壑。’今之土砖也，以木为模，实其中。”清翟灏《通俗编》“土壑(jī)”条：“《后汉书》：‘周纡为渤海太守，免归，廉洁无资，常筑壑自给。’……北方又有‘粪壑’，南方有‘炭壑’。”翟氏所说的“壑”，实为两类，前者为土坯，后者指用炭屑或粪渣等压制成的砖状物，可供取暖等用。

在黄县话中，“壑”读如挤，上声，指的是土坯，分为“大壑”和“小壑儿”两种。

老黄县民居，东间和西间盘有两盘炕，早年间没有水泥板，盘炕用的是大壑。这活儿一般人干不了，有人专门以盘炕为营生。大壑斜着排成两排，成一“回”字，留出烟道，再以大壑平铺其上，抹上草泥，讲究点的用沙石灰拌平做炕面。盘得好的炕，锅台好烧炕易热。大壑成天烟熏火燎的，时间长了草泥就没有筋了，壑土也容易变酥，差不多两年左右就得打炕重新盘炕。在那个“广积肥，多打粮”的年代，屋梁土、炕壑土都是很好的土肥，那时号召一年打一次炕甚至打两次炕，清理出来的炕壑土是要算工分的。

要盘新炕就要提前准备好大壑。制作大壑一般在春天，天干少雨。大壑制作和晒干时最怕下雨，雨水一泡就全毁了。场地多选在场圈(hun)上，那里有大片的平地。过去垫圈、抹墙、和笆泥都要用到泥，村里会特意将不适合耕种的黄黏土地空出来，留给村民挖土用。从村里的泥场推来黄黏土，放入麦冠草倒上水，为了和匀，有时要赤脚进去踩，称为“蹠(cāi，同踩)泥”。那时节水还凉，用脚踩滋味很不好受。蹠得黏稠而有韧性，再用抓钩“捍咕”两下，就可以开拖了。有时也说再“吃咕吃咕”。“吃”有伸进、插入的意思，比如：一头吃儿水里喽。所以“吃咕”有深陷其中的意味，而“捍咕”重在强调直击的动作。

制作大壑的模具叫“大壑挂儿”，是一长方形的木框，平放地上，然后准备一盆水、一个炊帚头儿，蘸水在内框上刷一下，起到防止黏连的作用。铲一锹草泥放到框内，有经验的人一锹就是一块大壑的量，用泥板儿摊开、压实、抹平，轻轻提起壑挂儿，一块大壑就成了，这个过程黄县话叫作“拖大壑”，感觉应该是从“拖泥带水”一词化用来的，因为做大壑的草泥含水量比较高。有人写作“脱大壑”，是从脱模的角度说的，但是“脱”在黄县

话里读作tuō，声调不符。大壑平放着晒几天，表面晒干了，还要立起来，两两斜卡在一块，把背面再“颧(cōu)拉”干，就可以用了。

和大壑相比，小壑儿用的泥要干得多，且里面不掺麦冠草。过去我们村里建房，房子腰线以下是三行石头，腰线以上用小壑儿理成，这是条件相当不错的。条件差的将地基找平，直接用小壑儿垫，这是纯小壑儿盖的房，我们村过去有几间这样的房子，几十年了也淋不塌。每个生产队的场圈上都有一个粮囤，呈筒状，直径有两三米，高有三四米，这在古代称作“困”，是用小壑儿垒成的，外面抹上石灰。后来生活好一点了，建房时用砖代替了小壑儿，不过村里的老人都说，还是小壑儿房冬暖夏凉，不像砖墙，一晒就热，一冻就透。一般人家院墙是用乱碴儿石垒成，以黄黏土或沙石灰为黏合剂，有时什么也不用，就利用石头的不同形状交错咬合在一起，称作“干叉(cá)儿”。

打小壑儿要用到“小壑挂儿”，比大壑挂儿要小得多，短窄而厚，一端有个“消息儿”，可以关上闭合好。小壑挂儿要放在平坦的硬地上，最好弄块捶布石垫在下面，旁边有一粪筐，里面盛着草木灰，提溜起粪筐“得擻”两下，弄得草木灰到处都是，这也是防黏连的。黄黏土和得干湿合适，铲到壑挂儿里，用一个专门打小壑儿的青石碾儿，先是左右两边轻拍一下，土就挤到中间，然后再垂直夯几下，放碾儿的时候顺手一荡，把“消息儿”蹭开，就可以打开壑挂儿窄的一端，两端长的往外一掣，露出打好的小壑儿，小心取出，像砖厂的砖坯一样竖立多层码放。中间留下手指宽的缝隙，以便让风吹过，上面还要盖上草帘子，防止日头曝晒让小壑儿出现裂纹或是被雨淋坏。前文引用的周圻筑壑以自给，既然用到“筑”字，那他应当是以打小壑儿为生。

“壑”字不只存在于黄县话中，宁夏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苏等北方干旱地区方言中都有。南方湿润多雨，“壑”字用得相对少些。从字的来源看，“壑”的本义是击土使其坚，所以小壑儿出现得早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传说举于版筑之间。”传说是殷王武丁的名相，因在傅岩为人筑墙而为武丁发现，但版筑墙的高度有限，要再往高筑，就只能在墙上砌垒土壑。1973年，在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有土壑砌筑的残墙，垒在版筑墙的上面。而大壑是随着火炕的出现而产生的，时间要晚得多。